

第八十一章 搶救睿王性命

寧春草垂眸沒有說話。

她和姜伯毅之間安靜的只有涼涼的風吹拂而過。

涼風裡夾雜著春花青草的香味，春天來了，一個萬物瘋長的季節。人心中的思念，似乎也會隨著春風瘋長起來。

她對景珏的感情，第一次被人這般直白的點出來，毫無保留地攤開在眼前。

她很想搖頭說不是，她沒有在意。然而話明明就在唇邊了，卻怎麼也吐不出來。其實自己想想都覺得可笑，她在意他什麼呢？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意的？好似一切都不可考究。

「行了，趁著天還不亮，咱們走吧。」姜伯毅抬手拍了拍她的肩頭，就好像一個做哥哥的，拍著自己的妹妹那般。

「去哪裡？」寧春草抬頭看他。

姜伯毅勾起嘴角笑了笑，「去做妳想做的事。」

寧春草跟著姜伯毅，趁著黎明前，天光最是昏暗的時候，悄悄潛入了被圍困的睿王府。

所謂藝高人膽大，睿王府外被聖上派了重兵把守，姜伯毅竟在這般守衛重重的情況下，就這麼帶著她，輕鬆避過守衛，潛入府中。

黎明前，睿王府裡十分安靜，好似平日裡灑掃、巡邏、值夜的家僕全安歇了，靜得跟整個睿王府都沒有什麼人在一般。

「怎麼覺得怪怪的？」寧春草在姜伯毅耳邊低聲問道。

她的呼吸吹在他的耳畔，吹得他耳朵癢癢的，心裡頭彷彿貓爪著一般，一陣陣的酸澀難受也浮上心頭。

他多想帶著她，就這麼不顧一切地離開，可如今卻要這般違背自己的心意，帶著她回來，冒著重重的危險去救她所在意的人。

姜伯毅自嘲的笑了笑，只覺世事諷刺。

「睿王爺被罷黜封號以後，王府裡的家僕已經遣走了大半。」姜伯毅低聲說道，「聖上為了彰顯自己乃是『仁君』，准允睿王爺在搬出睿王府以前，自行處理家僕，哪怕身邊還留著一些，只要他沒了食邑、俸祿還能養得起，就允許他留著。」

寧春草嗤笑一聲，「這還真是法外開恩，那睿王爺呢？睿王爺在哪裡住著？」

姜伯毅抬手指了指正院，「還在主院住著，他身受重傷，不宜挪動。」

寧春草望著他手指的方向，緩緩點了點頭，伸手往懷中摸了摸自己一直藏在身上的黃銅鈴鐺。

姜伯毅帶著她，避開王府裡的人，向主院悄悄前進。

睿王府外頭有重兵把守，可王府裡頭就鬆散多了，睿王府的院子很大，這會兒又遣走了大半的家僕家丁，守衛自然不比往昔。

憑著姜伯毅的身手，要不想讓人發現是十分輕鬆的事。

待他們潛入到主院中時，發現正房裡亮著燈，依稀有人影晃動。

如今還很早，正房裡已經有人起了嗎？

寧春草心中疑惑，忽聽吱呀一聲，正房的門從裡頭被打開，只見一個小丫鬟神色匆匆的捧著水盆奔了出來，似是去打水。

寧春草衝姜伯毅點了點頭，指了指正房，兩人腳步如貓一般向正房而去。

姜伯毅原本走在前頭，臨近門口的時候，寧春草卻忽然拽了他一把，正要衝他比口型道：「屋裡還有人。」

只是她還沒張嘴，便見寒光一閃，一柄長劍從屋裡猛地刺了出來。

姜伯毅將寧春草向後推了兩步，他自己揉身而上，指尖點在長劍之上，長劍立時一震，向一側偏去。

那握劍之人的虎口猛地一麻，劍柄險些就要脫手而出。

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

寧春草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，她探頭向前看去。同姜伯毅正在對峙的人，正是許久不見的晏側妃。

「自己人。晏側妃，我們是來救睿王爺的。」寧春草小聲說道。

晏側妃聞言皺眉，手上的動作卻是不停，「寧春草，妳還敢回來？」

寧春草連連點頭，「我當然要回來，睿王府如今正在危難之中，我怎好袖手旁觀？」

「睿王府如今變這樣是被誰害的？」晏側妃試圖繞過姜伯毅，將手中長劍指向寧春草。

可姜伯毅又如何會讓她得逞，只是他並沒有下重手，只和她僵持不下而已。

「被誰害的？」寧春草皺眉想了想，「被燕王挑唆，被聖上懷疑，自然是被人心貪得無厭所害。怎麼，晏側妃以為是被我害的嗎？」

晏側妃聞言，胸中氣悶，一個不慎，被姜伯毅劈手奪過長劍，一掌拍開，她倒退數步，脊背狠狠撞在朱紅的廊柱上，嘖的一聲，吐出一口濁血來。

寧春草被嚇了一跳，「姜大哥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？」

姜伯毅無奈看她一眼，「她是氣急攻心。」

哦，那是該怪氣她的人，嘴巴太狠了。寧春草抬手撓了撓頭，皺眉道：「晏側妃您一向明事理，如今當務之急乃是先要救王爺，再設法救世子爺出來，而不是咱們在這裡一較高下，一爭長短，您怎麼也糊塗了呢？」

晏側妃扶著身後的廊柱站好，雙目虎視眈眈的盯著寧春草，「妳又想要什麼花招？妳將世子爺，將凌煙閣閣主耍得團團轉，但凡沾了妳的人，總沒有好事。睿王府已經變成這樣了，妳還想如何禍害？睿王府同妳有什麼仇怨？」

寧春草被她問得目瞪口呆。她說的還不夠清楚，她是來幫睿王府的，不是來害睿王府的，晏側妃腦子被爛泥糊住了嗎？

「別同她廢話了，我們去看看睿王爺的傷勢。」姜伯毅在她身邊低聲說道。

寧春草點點頭，兩人不再理會晏側妃，抬腳邁入正房之中。

「你們給我站住，休要靠近王爺！」晏側妃在外頭掙扎喚道。

只是她不是姜伯毅的對手，便是硬來也攔不住兩人。且如今睿王府的形勢，也實在不宜鬧出大動靜來，外頭層層的守衛就是在等著睿王府徹底垮掉，好牆倒眾人推。

晏側妃抬手抹去了下巴上的濁血，急急忙忙跟著衝進正房。

卻見姜伯毅真的只是在床邊坐下，拉過睿王放在被中的手，搭指尖在睿王的腕子上，凝神診脈。

寧春草安安靜靜地站在一旁，垂眸看著床上面色蒼白、毫無一絲生氣的睿王。

「何必假惺惺的來裝好人？」晏側妃按著胸口，怒目看著寧春草輕喝道。

寧春草噓了一聲，轉過頭來，「別打擾姜大哥診脈。」

「我要看看他的傷口，妳到外頭去。」姜伯毅起身對寧春草說道。

睿王的傷在胸口，他要看傷口，自然要將睿王的衣服全脫掉。

寧春草點點頭，轉身向外走去，路過晏側妃身邊的時候，她一把攔住晏側妃的手，「咱們到外頭說話。」

晏側妃想要用開寧春草，不料，她卻跟狗皮膏藥一般，拽得緊緊的，就是不肯撒手。

晏側妃寒著臉，被她拖到了外頭。

「妳走開，離我遠些，我得去看著王爺……」晏側妃眼眶泛紅。

寧春草一把拉住她，「姜大哥醫術不凡，一定會有辦法的，他不會傷害睿王爺，我信得過他，您也放心。」

「妳信得過他？我可信不過妳！」晏側妃甩開她的手，卻沒有再往裡闖，只是氣呼呼的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
寧春草皺眉看她，「晏側妃，以往我在府上的時候，您對我多有關照，我心中一直十分感念您。為何今日見面，您卻對我敵意頗深呢？」

晏側妃抬頭看了她一眼，又好似十分嫌棄的別過臉去，輕嗤一聲，「我以往對妳好，是我看走了眼，我眼瞎！竟會以為妳和我是同一類人，只要旁人對妳好，妳都會記在心裡，盡自己能力加以回報。」

寧春草微微點了點頭，「我在努力呀。」

「妳努力做了什麼？努力將睿王府害成如今這模樣嗎？努力將王爺害成如今這模樣嗎？」晏側妃說著，又帶了鼻音。

寧春草眉宇緊蹙，不解地問道：「您為什麼一再說是我害的？我做了什麼了？」

「妳以為我不知道，王爺是怎麼受傷的嗎？是在妳回來那晚傷的！當時只有妳和王爺在書房！世子爺為何會入獄，是因為妳。因為妳殺了李少夫人、妳的嫡姊，世子爺為了妳才會失手打死李布！」晏側妃看著寧春草，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裡，盡是控訴。

「原來妳求我教妳殺人的本事，就是為了殺妳的嫡姊！有傳言傳出的時候我還不信，直到我親眼看了妳嫡姊的屍首，她屍首上的傷口，正是我教妳的劍法最後一式所留。那角度、那傷口的深淺，旁人認不出，我還會認不出嗎？」

寧春草無奈地歎了口氣，「是我對不起二姊姊，可那並不是我的本意，我也是被人利用……唉，現在跟您解釋不清楚，我也不想解釋。總之，這一切都是燕王一黨所為。我如今回來就是想要彌補曾經做錯的事，要救睿王爺、救世子爺，您除了信我，還能相信誰呢？」

晏側妃咬牙切齒的瞪著她。

如今睿王府孤立無援，王爺藏在暗中的勢力不知還有多少可以利用，但那些人只有王爺自己能夠調遣，偏偏王爺此刻卻發著高熱，昏迷不醒。

沒想到聖上如此絕情，沒有派太醫來救治王爺，雖沒有勒令他們立時搬出睿王府，卻讓重兵在府外把守，為的就是等王爺嚥下最後一口氣，好絕了後患吧。既保全了他愛惜兄弟的名聲，也除掉了他心頭的憂慮。

晏側妃捶著自己的腿，心頭不知有多麼後悔。

曾幾何時，她還以為能在暗中為聖上效力是一件無上的榮耀。當看到景珏不爭氣，不肯好好子承父任的時候，她還氣不過，想盡一切辦法希望景珏能夠改邪歸正，好接替王爺的使命，繼續為聖上效力。

她天真的以為，如此就可以保證睿王府的長盛不衰，卻沒想到，所有的榮耀不過是過眼雲煙，聖上一個懷疑，大廈頃刻間就覆滅了。

王爺如此忠心耿耿，卻要死在聖上的懷疑之中。盡心盡力，到頭來卻被栽贓成了「謀逆」的罪臣，真真是可笑又諷刺！

她真是蠢，真是可笑至極。

她知道不該怪寧春草，寧春草不過是被無辜牽連進來的人，可這個時候，能夠被她罵、被她抱怨的也沒別人了，誰讓寧春草正好趕上了，算她倒楣吧！

寧春草看著晏側妃一面狠狠的拿拳頭捶著自己的大腿，一面默默垂淚，實在於心不忍，緩步走上前去，將她的頭輕輕的攬在自己懷中，「哭吧，晏側妃，大聲的哭出來，哭完了，咱們還得往前走呢。謀害我們的人還沒有倒下，我們怎麼能倒下呢？」

晏側妃想要推開她，可突然心中卻無比眷戀她的懷抱。

一直以來，她都是靠著自己的肩膀，像一個男人一樣撐起一切。王爺心中有故人，王爺很少在意府上的事情，她便是有煩惱、有軟弱、有委屈，也不敢向王爺訴說，唯恐王爺看扁了她，可她還是個弱女子啊，也有疲憊的時候，也有想要找個肩膀依靠的時候……

寧春草一下一下，用手掌輕輕撫摸著晏側妃的頭，「我知道，您也一定累了，休息一下，然後重新站起來。我們還在您身邊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」

「會嗎？會好起來嗎？」晏側妃靠在她懷中，喃喃的問道。

寧春草很用力的點頭，「一定會。惡人終有惡報！」

晏側妃聞言，也跟著點頭，會的，總會的！

姜伯毅不知是何時從裡頭出來，這會兒正站在屏風處，目光灼灼的看著寧春草。他眼中的寧春草單薄、脆弱，可此時此刻，她站在那裡，對著懷中之人輕聲寬慰安撫之時，她看起來卻是那麼的剛強、高大。

「怎麼樣？」晏側妃從迷濛的眼淚中看到了姜伯毅的身影，抬手抹去臉上的淚痕，「王爺怎樣了？」

姜伯毅很想點頭附和她們的話，順著寧春草的意思說，王爺沒事，王爺會好起來的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，可實際的情況卻是不好，很不好。

睿王高熱不退，胸口劍傷難癒，加上睿王胸中有鬱結，只怕藥石效果難起，睿王隨時有可能撐不住……

姜伯毅面色為難，一直沒有開口。

見狀，晏側妃的肩膀立時垮了下去，面色灰敗，「你不要說了……我知道了……」

寧春草皺眉看著姜伯毅，「姜大哥，你……」

姜伯毅緩緩搖了搖頭。

寧春草微微咬牙，沒有道理就這樣放棄，她能治好鴻喜妹妹翠翠的病，她也許就能救回睿王的命！

不是說女巫能夠起死回生，能夠行許多異事嗎？她雖不是女巫，可女巫說，她的身體最適合學巫術，她能夠利用女巫的鈴鐺，就一定能行女巫能行的事！

「讓我試一試。」寧春草離開晏側妃，邁步向裡走。

姜伯毅伸手攔住她，「妳想怎麼試？這是人命，不是兒戲。」

寧春草抬頭看著姜伯毅，「你覺得，我像是兒戲的樣子嗎？」

姜伯毅皺眉。

「你忘了，我同女巫較量受了內傷，之後又自己痊癒的事情了？」寧春草笑了笑，

「我也很有些本事，並不是個一無是處的廢物呢，只是你們不知道罷了。」

「沒人這麼說妳。」姜伯毅神色嚴肅。

寧春草卻笑了笑，「那姜大哥更應該相信我。不過，我還有事要求姜大哥幫忙。」

姜伯毅見她執意，便沒有再勸，只點頭道：「妳只管說。」

「守著門，不許任何人靠近，直到我出來。」寧春草說完，回頭看了看頹敗坐在椅子上的晏側妃。

晏側妃立時驚跳而起，「妳想對王爺做什麼？」

「如您所聽見的，我要救王爺的命。」寧春草笑著說道。

「妳胡扯！妳會醫術嗎？妳會診脈嗎？妳說救命就救命，妳……」

寧春草不等晏側妃的話說完，就對姜伯毅點了點頭，轉身進了裡間。

晏側妃嚇了一跳，立時一躍而上，想要將她抓回來。

姜伯毅閃身擋住她，一把提著她的肩，將她扔出門外，他自己也一躍而出，砰的一聲，將門關上。

「讓我進去！」晏側妃瞪眼朝他吼道。

「妳若想要睿王爺活命，就不要亂來。」姜伯毅面無表情。

「我就是想要王爺活命，才不能由著你們亂來！」晏側妃叫著，更帶出了哭腔，

「我不能做王爺心裡頭最看重的那個女人，也要做能陪在他身邊最久的人，不管他是死是活，我都要守著他、陪著他。寧春草，妳給我滾出來！」

晏側妃知道自己不是姜伯毅的對手，一面和他過招，一面朝裡吼道。

原本緊閉的房門，吱呀一聲，真的從裡頭打開了。寧春草探出頭來，向外看了一眼。

「放心，我不會叫她闖進去的。」姜伯毅朝她點頭道。

寧春草晃了晃手中的鈴鐺，「她太吵，不如我叫她睡一覺？」

姜伯毅聞言，哦了一聲，抬手一掌劈在晏側妃的後頸上，「不用那麼麻煩。」

晏側妃身子一軟，眼睛一翻，院子裡頓時安靜了。

姜伯毅扶著她，讓她倚靠在廊柱上坐下。

寧春草嘻嘻一笑，「行了，這下就不會打擾到我了。」

姜伯毅看著她，似乎還想說什麼，她卻將腦袋縮回門內，砰的將門又關上了。

姜伯毅守在門口，心頭有些複雜，望著緊閉的房門好半晌，才長長吐出一口氣來。

寧春草解開睿王的衣衫，將套在他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扒開，露出他胸前的傷口來。適才姜伯毅看過傷口，她重新解開繃帶就容易了很多。

睿王的胸膛上有許多傷口，有大有小，看著那些疤痕，似乎並不是同一時期所傷，有些年代久遠，有些傷痕看著還很新。

這麼多的傷啊……還真不像是一個整日只知道酒醉花樓的人能有的。

睿王安靜地躺著，呼吸短促、鼻息很重，可身上一點都沒有孱弱的意味。

他滿是疤痕的胸膛十分健碩，堅硬的猶如石頭，顯得渾厚有力。胳膊很粗，沒有一絲贅肉，緊致流暢的線條，讓人單是看著就覺得力量充沛。

寧春草不禁搖了搖頭，以前她還真是被表象騙了，真以為睿王就是個不務正業、只知道借酒澆愁的浪蕩王爺。

她尋了一把匕首，將自己的手指劃破，鮮血滴落在睿王胸口新添的劍傷之上。

這劍傷正是姜伯毅所為，傷口外翻，皮肉有潰爛的跡象，瞧著傷口頗深，但所幸偏離了心脈，要不然睿王只怕都撐不到她來。

看著自己的血一點點從傷口上滲進去，寧春草彎身，在睿王耳邊低聲道：「王爺，您得好起來，您得醒過來，景珏還在大牢裡頭，您走了，誰救他出來？我知道您一定很想念睿王妃，很想要和她團聚，但您若是連睿王妃唯一的兒子都不救了、都捨棄了，睿王妃會願意見您嗎？您在世上還有牽掛呢，了卻了這牽掛，才好去和睿王妃團聚呀。」

說完，她站直了身子，將自己的手指含入口中，接著閉目，深吸了一口氣。

鈴鐺聲漸起，像是從悠遠空曠的山谷裡傳來的，而非在這門窗緊閉的屋內。

寧春草全神貫注地將精神投入到鈴鐺聲中，去感受自然的力量，將自己同大自然神奇的力量結合在一起，合二為一，她引動自然之力，讓自然之力包裹著她……

屋外，姜伯毅抱著肩膀，站在門口，冷冷地看著甦醒過來的晏側妃。

晏側妃揉了揉自己的脖頸，掙扎著從地上爬了起來，她抬頭看了看廊外的天，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姜伯毅沒有理會她。

她自己皺眉，眯眼看了看偏西的太陽，估摸了一下，「從天未全亮，到現在黃昏時候，都已經五、六個時辰了！」

她忽地衝上前，瞪大眼睛朝姜伯毅說道。

姜伯毅只是緩緩抬手，放在唇邊，「噓」了一聲，「別吵，妳若再吵，為了不讓妳打攪到她，我只能讓妳繼續安靜了！」

聞言，晏側妃皺眉跺腳，「那是人命啊！你就由著她胡來嗎？」

姜伯毅略帶諷刺地看了晏側妃一眼，「妳不知道嗎？」

晏側妃詫異，「知道什麼？」

「睿王爺胸口那難以癒合的劍傷就是被我所傷。」姜伯毅面無表情的說道。

晏側妃如遭雷擊，整個人都懵了，只怔怔地看著姜伯毅。

寧春草帶回來的都是什麼人啊？自己居然還相信她的話，相信她會救王爺？她自己居然還有那麼長的一段時間，任由這個傷了王爺、想要王爺命的人，和王爺單獨待在一起……

晏側妃覺有些頭暈，她腳步踉蹌了一下，伸手扶住廊柱才沒跌倒。

事情已經完全脫離她的想像了，她還能做什麼，還能掙扎什麼呢？寧春草若是想要害王爺，也用不了五、六個時辰去害吧？

她扶著廊柱在石椅上坐下，默默看著緊閉的房門一言不發。

姜伯毅抱著肩膀，用眼角瞥了瞥她，見她安分，他不禁勾了勾嘴角。

「姜大哥……開門吧。」等寧春草的聲音從屋裡傳來的時候，已經漫天繁星了。一直坐著沒動的晏側妃一躍而起，一個箭步衝到門口，比姜伯毅更快的推門而入。寧春草扶著屏風而站，臉上寫滿了疲憊。若是細心一點，還能發現她衣裙下的腿肚子都在打顫。

晏側妃只看了她一眼就越過她，衝進裡屋，撲倒在床邊，瞪眼盯著躺在床上，幾乎沒了生息的睿王。

「王爺，王爺？」她小心翼翼地看著睿王，小聲的喚道。

「別喊了，他還得再睡上一、兩個時辰，」寧春草有氣無力的說道，「先給我準備些飯食來，快，我要餓死了！」

一整日不吃飯，也不至於餓成這樣。可一整日不吃飯，還要耗費精力、體力，全神貫注地與自然溝通，舞動牽引著自然之力，醫治一個幾乎不治的人可就不一樣了。

寧春草扶著屏風，看起來搖搖欲墜。

姜伯毅立刻上前，彎身將她抱起。

寧春草伸手推拒，人前，她不想和他太過親近，可偏偏她手腳綿軟得幾乎沒有力氣，只能任憑他擺佈。

姜伯毅將她抱到外間的椅子上坐下，對晏側妃吩咐，「還不快備飯食來？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晏側妃看過了王爺，從裡屋衝了出來，「妳說再過一、兩個時辰，王爺就能醒過來？」

寧春草連連點頭，「您若是快些讓我吃飽，王爺或許能醒過來的更快些。」

晏側妃瞪眼，「妳吃飽和王爺醒過來有什麼關係？」

寧春草指了指自己腰間的鈴鐺，「您的問題真多。」

晏側妃如今除了相信他，似乎也沒有更好的辦法，連忙叫人去準備飯食。

睿王府雖不復昔日榮寵輝煌，但到了這個時候，還能留在府上沒有離開的人，必

是忠心耿耿的人。

聽聞主子有吩咐，手腳麻利得很，一桌子飯菜很快就被呈上來。

寧春草風捲殘雲，好似餓死鬼一般。待放下筷子、拿帕子沾了沾嘴，她這才滿意的歎息了一聲。

不待晏側妃催促，她便起身，握著鈴鐺站在睿王的床邊，輕晃鈴鐺，口中喃喃，卻叫人聽不清她說了什麼。

床上正在昏睡之人，深吸了一口氣，像是突然回魂一般，睜開了眼。

「王爺，您醒了！」晏側妃立時撲了上去，跪倒在床邊，熱淚奪眶而出。

睿王皺眉，神情還有些懵懵的。

姜伯毅側臉看著寧春草，眼中盡是狐疑神色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竟變得如此厲害了？當初在青城山相遇時，那時她雖打破巫咒，但能明顯看出來，不過是誤打誤撞而已，可如今她都能夠用女巫的鈴鐺救人性命了。

寧春草衝姜伯毅笑了笑，勾了勾手指，叫他跟自己出去，將屋內留給晏側妃和睿王獨處。

繁星滿天，寧春草站在院中，仰望著星空。

景珏此時是不是也能看見這片天，也能看到這閃爍的星空，也在思念她呢？

就快了，就快要將景珏救出來了！睿王爺已經醒了，他身上的傷也大致好了，計畫的第一步已經成功，他們日後會一步步挫敗那些惡人的計謀，一步步重新好起來的。

「在想什麼？」姜伯毅在她身後，輕聲問道。

寧春草回頭看他，輕笑了下，「我在想景珏。」

姜伯毅面色一僵，兩人之間，再無話音。

經歷了生死，不知睿王能不能看清楚，一直陪在自己身邊的晏側妃的情誼，能不能放下心中那已經死去的人，而重新接受旁人？

不過這些都不是寧春草如今最關心的問題，她最關心的，是如何改變現在受制於人的境況，而將景珏從獄中撈出來。

第八十二章 扶持三皇子

「如今一切皆在於聖上的心意。」睿王收拾好，衣著整齊的坐在椅子上，完全看不出早上時，他還是個被斷定為將死之人，甚至看不出他受過傷的痕跡。

睿王投向寧春草的目光，除了好奇，更有感激和敬意，這叫寧春草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聖上已經全然聽信了燕王的話，如今王爺您也被罷黜封號，聖上如何會放景珏出來？」寧春草皺眉問道。

睿王的面色有一瞬間的黯然，但他很快就調整過來，「聖上不會全然聽信任何人。他如今聽信燕王，不過是燕王的話正合了他自己的意思。」

寧春草聽著，緩緩點頭。

睿王又說道：「如今看燕王行事，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可他若想要登上大寶卻不是那麼容易。」

然而這番話卻讓寧春草有些聽不明白。

姜伯毅在一旁向她解釋道：「聖上雖然年紀大了，身體也不好，便是燕王敗壞了聖上的身體，但聖上還有眾多皇子。聖上就算竇天，承襲皇位的，也當是皇子中的一個，他雖貴為王爺，卻是不能繼承皇位。別的不說，光是朝中的文武大臣，就是他最大的阻力，即便他能拉攏一些大臣為他所利用，也不可能叫滿朝眾臣都支持他登基。」

寧春草皺眉點了點頭，「原來是這樣，那他如此計畫，最後獲利的不過是皇子中的一個而已，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他可以扶植一個皇子作為他的傀儡……更或者，待皇子登基之後，這皇子若是沒有子嗣，又早早殞命，他不就有機會了嗎？」睿王低聲說道。

寧春草瞪大了眼睛，「他打算的還真夠遠。」

姜伯毅笑了笑，「這種事情，可不就是走一步望十步？」

寧春草皺眉，「那我們該做什麼？」

她的問題出口，廳堂裡靜了一靜。

睿王抿了抿唇，「我們也要走一步望十步，甚至二十步。首先，咱們得知道聖上的龍體是否康健，還有多少時日。聽聞聖上早已開始服食丹藥，這丹藥……」

睿王搖了搖頭，丹藥說是能延年益壽，叫人長生不老，他卻一直不敢苟同，只覺是藥三分毒，迷戀丹藥總歸傷身。

「嗯，那第二步呢？」寧春草問道。

「第二，搞清楚燕王想要支持哪一位皇子，我們也要找出一位足以與之抗衡的皇子來支持。」姜伯毅緩聲說。

睿王聞言，轉過頭看著姜伯毅，看著這當年殺了自己愛妻，如今又險些叫自己死在他劍下的人。

自己的夙仇竟跟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。他怎麼也想不到，會有這麼一天，自己和他能這麼心平氣和、不動刀槍地坐在這，商量著日後的路要往何處走。

人生，還真是處處有「驚喜」，處處有意外呢。

姜伯毅感受到睿王的視線，也抬頭回望他。

兩個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電光石火間，似有硝煙瀰漫。

寧春草連忙清了清嗓子開口，「咱們說好的，過往暫且不提，共度難關之後，再算陳年舊帳。你們都是男子漢大丈夫，不至於要在我這小女子面前言而無信吧？」

姜伯毅率先移開了視線。

睿王也清了清嗓子道：「寧姑娘放心。」

他們商議好了具體的計畫之後便各自下去。

寧春草扮作晏側妃貼身婢女的樣子，跟在晏側妃身邊，如今女巫正在到處找她，但女巫估計怎麼也想不到，她此時會藏身在重兵把守的睿王府內。

而姜伯毅武功高強，趁著夜色出入睿王府，好似入無人之境一般，絲毫沒有驚動

把守之人，不過他這夜卻不是獨自一人回來的，他還帶了個人。
那人被堵了嘴，塞在麻袋裡，姜伯毅扛著他來到睿王的書房中。
砰的一聲，麻袋從姜伯毅的肩頭被甩在地上，疼痛叫昏迷中的人悶哼了一聲。
此刻，寧春草和晏側妃也都在書房裡。
晏側妃微微皺眉，「他還能回話嗎？」
姜伯毅輕輕一笑，將人從麻袋中提溜出來。
睿王上前，眯眼看了看那人，緩緩點頭，「是他。」
姜伯毅伸手將那人的腦袋蒙上，又往那人身上幾個穴位上猛地一戳，那人立時疼得驚醒過來，嗯嗯的哼著。
「安靜，再叫就要你的命。」姜伯毅冷喝一聲。
估摸是他殺氣太重，那人聞言，果然一聲都不敢再吭。
姜伯毅伸手將他口中堵著的東西拽出，「問你什麼就答什麼，有一句廢話，後果你知道。」
那人愣了片刻，連連點頭。
姜伯毅看向睿王，睿王衝他點頭。
「聽聞你是負責給聖上請脈的太醫，聖上近來龍體如何？」姜伯毅問道。
「聖上……」
「有一句謊話，我就剝你一根手指頭。」姜伯毅威脅道，「不過你不用怕，我的問題不多。」
聞言，那太醫嚇得一顫，汗都流到了脖子裡。
「是、是，聖上從年前開始就小毛病不斷。我發現，聖上並不肯好好用太醫院開的藥。只聽聞聖上在服用什麼靈丹妙藥，能夠醫治百病的……可具體是什麼藥我也不甚清楚。」太醫語帶顫抖地說道。
「小毛病不斷？」姜伯毅重複他的話道，「你似乎是避重就輕了吧？」話音落地，他就抓過太醫的手，手起刀落。
只聽見哇的一聲慘叫，那太醫險些疼暈過去。
寧春草倒吸了一口冷氣，倉皇退了兩步，她詫異地看著姜伯毅的臉，他臉色從容，好似做慣了一樣。
她從來沒有見過這個樣子的姜大哥，姜大哥在她眼中從來都是溫潤的，是和煦的，是叫人如沐春風的，原來他傷人的時候，也是這般的平靜淡然，這般的無動於衷。
寧春草嚥了口唾沫，屋裡的血腥氣並不濃重，她卻覺得有些透不過氣來。
「我再問你一遍，聖上的龍體，只是有些小毛病而已嗎？」姜伯毅又問道。
那太醫疼得話都說不利索了，「不，不是……聖上久服丹藥，金石已在體內積累，年前已有中毒之症。可聖上不聽勸阻……仍要服用丹藥。如今毒入骨髓，雖未表現出來……但已是強弩之末，不過是丹藥的烈性在撐著……撐不了多久了。」
睿王聞言，眉頭緊鎖。
那太醫似乎是怕極了，如倒豆子一般，「當初延慶觀的玄陽子還在的時候，就祕

密的為聖上煉製丹藥，聖上服藥已有十年左右，玄陽子得道升仙之後，他的師弟也為聖上煉製丹藥，可品質不如玄陽子所煉製，聖上一直不甚歡喜，近來燕王……」

太醫說到燕王時突然頓了頓，他身子一震，似乎已經猜到將自己擄掠來的人究竟是誰了，但他故作無知，緩了口氣繼續說道：「燕王進獻了紫還丹，聽聞這紫還丹乃是紫玄真人費盡心血煉製，舉世只有兩枚，若得這兩枚，便可百病全消、延年益壽，聖上正等著第二枚紫還丹呢。」

姜伯毅側頭看了看睿王。

睿王衝他點了點頭，又搖了搖頭。意思是，沒有別的問題要問了。

姜伯毅頷首，面無表情的上前，伸手抱住那太醫的腦袋，一手在上，按住太醫的天靈蓋，一手在下，捧住太醫的下巴。

只見他手腕猛地一動，「喀嚓」一聲，那太醫的腦袋頓時歪向一旁，再無聲息。見狀，寧春草拍著心口，連退了兩步，瞪眼看著那一動也不動，沒了氣息的太醫，又抬眼看著姜伯毅。

就這麼……死了？這樣就殺人了？

殺人對他來說，果然再簡單不過。想當初，自己為了殺一個前世的仇人，為了安撫那冤魂，還特地向晏側妃學習舞劍，她費了多大的功夫，又受了多少的罪，歷經多少磨難，然而到了姜伯毅手裡，就這麼輕輕一拚，人命就沒了？

姜伯毅轉過頭來看著寧春草，「妳一直看到的只有我好的一面，現在看到了我的另一面，有沒有覺得不認識我了？」他嘴角掛著笑，笑容有些涼薄，有些苦澀。寧春草微微皺起眉頭，他眸色太深沉，深沉得她看不懂裡頭藏了怎樣的情愫。她微微搖頭，「你還是你，姜大哥。」

姜伯毅一愣，繼而低頭笑起來。

一旁的睿王歎了口氣，「原以為玄陽子德高望重，沒想到……」

以前聽聞玄陽子這名字的時候，寧春草都有些心虛的感覺，因為人是她殺的，可沒有人知道。今日再聽聞這話，她卻突然想起她殺玄陽子的時候，說過的一句話。她說，玄陽子該殺，他表面潛心修道，背後卻做著不為人知的勾當，他該死……

「玄陽子是燕王買通的人，從十年前就開始一點點毒害聖上了。」寧春草突然說道。

這話出口，她自己就先愣住了。這話是她說的？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晏側妃瞪眼看著她問道。

寧春草微微搖了搖頭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知道的啊。

「很有可能。」睿王卻接過話頭，說道：「我早查過他的底細，他同燕王一直有往來，只是燕王偽裝得太好，我只當他是對道法有興趣……呵呵，竟叫他騙過了。」

寧春草低頭，忽然間，有個莫名的想法在她心底冒了出來。

她究竟為何重生？為何捲進這一樁樁、一件件事務當中？

或許這才是宿命的安排，並非是像姜維說的那樣，她重生乃是為了報仇，心中存在的另一個自己，也不是因為報仇的執念才不肯離去。

這想法來得莫名其妙，但當下並不是深究的時候，當務之急，乃是一一

「王爺屬意哪位皇子？」姜伯毅直截了當的問道。

既然知道聖上時日無多，就得決定陣營，站好了隊，好同燕王正式開戰。

「大皇子年幼害過病，毀了面容，面容毀者，不能登帝。」睿王搖了搖頭，「二皇子好色狠厲，並非儲君人選；三皇子仁愛聰慧，頗有籌謀；四皇子一心修道，只想得道成仙；五皇子氣量狹小，雖有幾分聰明，卻自小同景珽不和；六皇子幼時意外害病，病癒卻留有癡傻之症，而六皇子之下的皇子，年紀尚幼。」

睿王說完，幾人都安靜垂眸，似乎在從他說的這幾人之中思量著。

「王爺屬意三皇子？」姜伯毅說道，「那燕王會屬意誰呢？」

「五皇子。」睿王和寧春草異口同聲的說道。

睿王開口，理所當然，可寧春草也能這般果斷的做出和他一樣的判斷來，倒是叫幾人都有些意外。

寧春草啞巴了一下嘴，「呃……那個……我是猜的。」

嘴上雖這麼說，可寧春草自己心裡明白，是她心裡有個聲音促使她說出來的。

大約是她叫人意外的地方太多了，如今眾人也都見怪不怪。

幾人都緩緩點了點頭，「如此，起碼有方向了。」

「如今就有一個機會，既能救景珽出來，又能看看三皇子是不是值得支持。若一味仁愛，並不適合那個位置，得有謀略、有膽識才行。」睿王眯眼說道。

至於如何聯絡三皇子，寧春草和姜伯毅就沒有辦法了。

凌煙閣一直都在南境活躍，來到京城的時間裡，也沒有同皇子們打過交道。更何況，如今的凌煙閣已經受制於姜維，以往的心腹如今還能不能信得過，誰也沒有把握，在局勢明朗以前，他不能冒這個風險。

至於寧春草就更不用說了。

「那要如何取得三皇子信任，叫他幫我們呢？」寧春草皺眉嘟囔道。

睿王輕笑了笑，「寧姑娘不用擔心，我的傷病好了，總不至於還是廢人一個。」

寧春草狐疑抬頭看他，晏側妃卻似並不意外的點了點頭。

睿王藏在暗中的勢力，終於要被動用了。

燕王知道睿王暗中替聖上做事，早就想要撼動他，聖上也將這件事情全權交給燕王處理，可受命之後，燕王才知道事情遠不如想像中簡單，他完全不曉得該從何處著手，方能瓦解睿王的祕密力量。

其實燕王和聖上都在等著睿王劍傷不癒，安安靜靜的嚥下最後一口氣。只要他嚥了氣，管他曾經培植過什麼勢力，他一死，就什麼都不是了，也無須太過掛懷。燕王幾乎都已經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了。

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，睿王的傷在寧春草的醫治下，幾乎已經痊癒，又在姜伯毅的掩護之下離開了睿王府，悄無聲息的入了三皇子府上。

睿王同三皇子密謀到半夜，究竟是如何說服了三皇子，又如何商議後事，旁人無從得知。

寧春草只知道，自己一覺醒來，一開門就瞧見睿王直愣愣的站在她門口，一手高舉，似乎想要敲門，又似乎是在猶豫。也不知他保持這個姿勢，究竟站了多久。

「王爺，有事？」寧春草狐疑問道。

睿王舔了舔嘴唇，「啊，那個……也沒什麼大事。」

寧春草皺眉，沒事，他這麼不聲不響的站在一個「丫鬟」的門口，還這般猶豫不決？

「王爺沒事，那婢子去伺候側妃了。」寧春草說完，提步欲走。

「妳……妳等等！」睿王又喚住她。

寧春草轉過身來，「王爺有什麼話就請直說吧，咱們之間如今還有什麼要隱瞞的嗎？」

聽見這話，睿王連連點頭，「是，妳說的是。」可他臉上分明還有猶豫的神色。

寧春草見狀，越發不解。

「妳救了我的命，如今又一道想方設法要救景珏出來，我……」睿王大約是第一次體會到，自己同旁人說話的時候也會有緊張的情緒，尤其對象還是個小丫頭，「我很感激妳，妳是個好姑娘，很好的姑娘。」

寧春草哦了一聲，「您是想對我說謝謝？」

「呃……」睿王口中發乾，「不只是一要說謝謝……妳知道，如今是非常時期，有很多的事情要用非常手段，妳……能明白吧？」

寧春草上下打量睿王，搖了搖頭，「婢子愚鈍，不能明白，您有什麼話就直說，別繞彎子了。」

「妳是想要救景珏出來，想要徹底打垮燕王一切計畫的，對吧？」睿王咬了咬牙，將心一橫，皺眉說道。

寧春草點頭，「是呀。」

「所以，為了這些，需要妳犧牲一下、委屈一下，妳也能夠理解吧？」睿王終於說出了口，他心頭不禁鬆了口氣。

寧春草聽著卻還是有些雲裡霧裡，「我大概明白了，可要我犧牲什麼，又委屈了我什麼？」

「妳會明白的。」睿王眉頭緊皺，說完轉身就走。

寧春草追了兩步，口中喚著，「王爺……」

睿王卻腳下生風，轉眼間就不見了身影。

寧春草心頭莫名，睿王爺這是唱的哪一齣戲？話說一半的人，最討厭了！

三皇子在早朝過後，單獨求見聖上。

聖上今日看起來心情不錯，站在宮廊下逗著畫眉鳥。

畫眉鳥婉轉的啼叫，清亮的聲音伴著花香，十分宜人。

三皇子覷了覷聖上面色，覺得自己這時機挑得真不錯。

「父皇如今看起來，氣色真是大好了！」三皇子拱手說道。

聖上微微點頭，唇邊已有笑意流露出，「你也看出來了？朕也這麼覺得，這幾日，身子好似比以前更有力量了，年富力強，像是回到了年輕的時候一般，瞧著鏡中的自己，更是滿面紅光。」

三皇子連忙跪地，行叩拜大禮，「那真是大幸，孩兒之幸，朝堂之幸，萬民之幸啊！父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

聖上滿意的點頭，臉上紅光更甚，「好好好，起來吧，你的心意，朕看得出來，快起來。」

三皇子緩緩爬起來，「兒臣沒有旁的心思，只盼著父皇身體康健，就是最好的事。」

聖上微微點頭，「是，這還是得益於燕王進獻的紫還丹。紫還丹舉世只有兩枚，朕服下一枚就有如此神效，倘若能再得到剩下的那一枚，讓兩枚紫還丹都運化於朕的體內，那真是……」說著，聖上露出一臉憧憬嚮往的神色。

「聽聞另一枚紫還丹在睿王手中？」三皇子低聲問道。

聖上一聽，眉頭不由蹙起，長長歎了一口氣，臉上盡是痛心疾首的神色，「他是朕的親弟弟，一母所出，朕一向對他信任有加，多有偏袒忍讓……」

「是啊，這是京城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。」三皇子連忙附和說道。

聖上點點頭，繼而又搖搖頭，「朕捫心自問，沒有對不起他、愧對他的地方。朕深信，任何人都會背叛朕，只有他不會。不料……果真是人心隔肚皮，他還是……」

「人總是有貪心、有妄念的，能像父皇這般大度、這般仁愛的人，世上又能有幾個呢？父皇沒有愧對他，乃是三叔對不起父皇，父皇不要為此傷心。」三皇子一同歎息勸道。

聖上垂眸看他，見他聲聲句句都附和自己的想法，心中不禁更加高興。

「三皇兒今日來陪朕走走說話，可有何要求要說？」聖上問道。

三皇子連忙領首，「兒臣陪父皇，乃是理所應當之事，父皇日理萬機、勞碌非常，能叫兒臣陪您，是兒臣的榮幸。」

聖上點頭輕笑，不再多說。

三皇子見時機差不多，清了清嗓子又開口道：「不過適才聽父皇的話，兒臣如今還真有個想法。」

「什麼想法？」聖上側臉看著他。

「如今三叔被囚禁府上，卻不肯交出剩下的那一枚紫還丹，可這紫還丹的神奇效用父皇卻是知道的，若是能得到另一枚紫還丹，豈不是最好？」三皇子垂頭說道。聖上一聽聞得到另一枚紫還丹，心中就忍不住澎湃，他連連點頭，「莫非三皇兒有辦法？」

三皇子上前一步，「正是，不過兒臣的想法還不成熟，只是心中適才冒出的念頭，還需父皇斟酌定奪。」

「你且說來聽聽。」聖上擺手叫人退遠些。

三皇子四下看了看，低聲道：「三叔只有景珽一個兒子，如今景珽還在大理寺的獄中。倘若能叫景珽為父皇所用，完全聽命於父皇，還怕三叔不肯交出紫還丹嗎？」

「用景珽逼他？」聖上皺眉，似有不悅，「這般行事，未免太小人了，倘若流傳出去，實在是讓朕名聲難聽。」

三皇子連忙搖頭，「怎好叫這般事情汙了父皇的聖名？自是讓景珽自願為父皇所用。景珽打小同三叔不和，父皇是知道的，若是將三叔被撤銷的封號、爵位給了景珽，並且叫景珽知道，他過早沒了母親正是因為三叔為求自保之故，父皇覺得，景珽還能原諒三叔嗎？」

聖上眼眸微眯，緩緩點了點頭，此話說得有理。

睿王同景珽父子不和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，也不是偽裝的。偽裝能裝得了一時，可是能裝這麼多年嗎？而且景珽那個性子，也不像是裝出來的。

「景珽因為寧家三姑娘的緣故，同凌煙閣原閣主姜伯毅的關係也十分緊張。如今三叔和姜伯毅連成一氣，景珽又同這兩個人都不和，不正是將景珽拉攏到身邊的最佳時機嗎？」三皇子緩聲說道，見聖上面色猶疑，他又連忙補充，「兒臣幼稚，這也是一點點不成氣候的想法，具體要如何做，還待父皇細細斟酌。」

如此，即便是他想出來的辦法，有了這恭維的話，就好似辦法是聖上想出來的一樣。

想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輸給別人，叫他去執行自己的想法是件很難的事，可若是叫人覺得這想法本來就是他自己的，再叫他去執行自己的想法，就容易得多了。

「甚好！」聖上緩緩點頭，「朕覺得這法子可行。」

聖上說完，眯眼笑了笑。

三皇子正待鬆一口氣的時候，聖上卻又緩緩開口了。

「不過你這法子卻不甚完備，朕有更好的想法，叫他們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。」

三皇子心頭一驚，略有些忐忑地問道：「什麼法子？」

「景珽對寧春草那小姑娘的喜歡，朕是知道的，他甚至為了那小姑娘不惜觸怒朕，為了逼迫朕收回成命，甚至在御書房外跪了兩個多時辰。冰天雪地裡跪兩個多時辰，他的決心，你可以想像，最後乃是朕用寧春草的命相脅，他才服軟。」聖上笑了笑，摸了摸下巴，「如今睿王不足為懼，倒是那姜伯毅還下落不明，讓他和姜伯毅徹底翻臉，不能像他父親那般，繼續和江湖人糾纏不清，那就讓他早早成親吧。」

三皇子一愣，「成親？」

「朕不是賜婚給他和周家小姑娘了嗎？讓他們立時成親吧，已經賜婚這麼久了，如今成婚，也不算倉促。」聖上緩緩說道。

這還不算倉促？雖有賜婚，可也沒定下日子呀。

「你去牢裡告訴景珽，他若同意成婚，朕就放他出來，他若還執迷不悟，就讓他在大理寺裡好好反省。」聖上擺手說道。

三皇子面色鄭重，躬身應是，心頭卻是長長的鬆了一口氣。

三叔果然是厲害之人，當晚他們密謀之時，三叔已經將父皇會有的一切反應都料想在內了，包括父皇最後這招賜婚，三叔都已有預料，說是料事如神也不誇張了。想不到三叔竟是最瞭解父皇的人，難怪父皇容不下三叔。

父皇乃是孤家寡人，如何能在身旁留著一個比自己還瞭解自己的人？

第八十三章 聯手算計聖上

一切都順利，唯獨三皇子來到大理寺見景珽的時候，遇到了最不順利的事。

「我還是在大理寺反省吧。」景珽垂頭，面無表情的說道。

「景珽，你、你這是在賭氣！」三皇子皺眉。

景珽卻搖頭，「沒有，我同誰賭氣，同我自己嗎？他和誰同謀，和誰謀劃什麼，我都不知道，也沒有參與，他下場如何，我也不關心。反正從小，他也沒怎麼關心過我。」

「是，這些聖上都知道，這才願意放你出去，若是聖上懷疑你參與其中，會在這個時候饒過你？該將你死死囚禁在這大牢裡才對！」三皇子點頭說道，「聖上如今非但沒有關你，還要放了你，放了你不說，還要讓你繼承爵位，讓你娶周家小姐，周將軍可謂朝中的中流砥柱，聖上還能如此對你，可見聖上的寬仁，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呢。」

這是在大理寺，不知有多少雙眼睛在看著，多少隻看不見的耳朵在聽著，三皇子說話，格外的小心翼翼，半句不該說的話都不能多說，甚至連個暗示的眼神、表情都不能有，只盼著景珽能夠領會他同睿王的用心良苦。

偏偏景珽這會兒有些油鹽不進的意思，「我本就是不知好歹的人，三皇子也不是今日才認識我。」

「你……」三皇子被他氣得說不出話來，「聖上厚愛、厚待你，你這豈不是辜負聖上的一片心意？聖上說了，只要你出去，能尋出紫還丹來，必然有重賞。這也是你在朝臣、在世人面前證明自己真的不是睿王同黨的機會，你不明白嗎？」話只能暗示到這分上了，三皇子只盼著景珽能夠開竅。

景珽忽而抬頭看著三皇子，目光灼灼如三月桃花，「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」

三皇子心頭一喜。

他卻又說道：「可我不想這麼做。」

三皇子被他氣得胸中發疼，「那你想怎麼做？你想怎樣？」

「我不娶周六小姐。」景珽說道，「尋找紫還丹也好，子承父爵也好，怎樣都好，我不娶周六小姐。」

三皇子微微點了點頭，當初睿王告訴他，父皇最後的條件，一定會涉及景珽的婚事之時他還有些莫名，可等到父皇真的提及後，他只覺三叔料事如神。

如今他才明白，看似不過是娶妻的一件小事，與男子漢大丈夫當行當做的天下大事來比，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，在景珽這卻真的成了一道坎，一個難關了。

「我會再向聖上稟奏，你……」三皇子歎了口氣，「你且在牢裡好好想清楚，如今你也大了，總是任性妄為，早晚會害了自己！」

三皇子意味深長的看了他一眼，負手轉身而走。

不得不說，他是有些失落的。當年聽聞睿王因為沒了睿王妃而性情大變，如今又看到景珽因為一個女子，連牢獄都不願出。他對於和這對父子合作，心頭不禁有些動搖起來，這般兒女情長，難過美人關的父子倆，真的能助他成大事嗎？

三皇子無奈搖頭，將景珽的話稟給聖上。

不料，原本還有些猶疑的聖上，聽聞此言卻是笑了起來，「朕果然沒有猜錯，這個年紀的毛頭小子，一旦動起心來，還真是勢不可擋。」說著，面上就露出幾分得意的神色。

三皇子只覺得心頭一陣莫名，景珽這般表現，莫非還正合了父皇的意思？

聖上微微點頭，「景珽做事衝動，說什麼、做什麼，都憑自己的喜好。他以為朕不會殺他，才一再的在朕面前張狂。可張狂也有張狂的好處，就是會將自己的弱點都暴露在人前，想要拿捏他，可比拿捏那些不猖狂、低調內斂的人容易得多。」

三皇子見父皇有提點自己的意思，連忙躬身垂首，俯首貼耳的聆聽教誨。

「行了，你去吧，你告訴他，這事沒有商量的餘地，他娶周六小姐，找出另一枚紫還丹獻上來，朕就放過寧春草。不然，朕還是不除她不愉快呀。」聖上笑著說道。

三皇子猶疑，「他能答應嗎？用三叔的命威脅他，他尚且無動於衷，他心裡可冷硬得很。」

聖上不以為意的點頭，「一定會的，他為何不肯娶周六小姐？就是對寧春草還沒有死心。娶了，這心也就死了。」

「那寧春草本就是他的妾，便是他娶了妻，也可以再納妾呀。」三皇子不解，一個小小弱女子，還有這麼大的用處？

聖上卻是笑了，「朕怎麼會叫他納她為妾。」

「是因為當初那個鳳儀天下的命格嗎？」三皇子小聲問道。

聖上淡笑不語。

三皇子在這件事上，完全成了個跑腿的。本是他的提議，這會兒聖上已經完全將這主意當做自己的，只覺得這一切都是他最好的籌謀。

「景珽，你想清楚了嗎？」三皇子將聖上的意思表明，景珽卻一直閉著嘴不說話。大理寺的牢獄可沒有那麼舒服，三皇子待了一陣子就有些耐不住，只覺心煩意亂，想快點出去。

真不明白景珽怎麼能在這裡被關了這麼久，有如此好的條件放他出去的時候，他竟還一再猶豫、一再拿喬。

「想清楚了就給我個準信，我也好去回稟聖上。聖上如此法外開恩，你若是還不知道感念，可真是……」

「你別說了。」景珽打斷三皇子的話，「我都明白。」

三皇子皺眉看他，點了點頭，「你明白就好，那你倒是說啊。」

「我想見見寧春草。」景珽突然抬頭說道。

「嗯？」三皇子愣住，並非沒有聽清楚，只是不敢相信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要見見寧春草，見了她，再決定要不要出去。」景珽認真說道。

三皇子彷彿聽到什麼可笑的笑話，兀自哈哈笑了幾聲，卻見景珽臉上的嚴肅一絲未變，他這才停下笑聲，「你真要見她？」

「你看我的樣子像是在同你開玩笑嗎？」景珽問道。

「我可不知道她如今在哪裡，能不能尋來，尋來以後又當如何，我可管不了了，你真要見她？」三皇子皺眉道。

景珽點頭，「總會有辦法的。」

「你見了她又能怎樣？她若是不希望你娶周六小姐，你就真的不娶嗎？真的要蹲在這牢獄裡頭，你這人是不是有毛病，蹲大牢還蹲上癮了不成？」三皇子看著他，一臉恨鐵不成鋼的模樣。

景珽卻垂下頭來，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。

三皇子甩了甩手，「好好，算你有能耐，你這蹲在大牢裡的不急，我倒是為你著急，三番兩次的為你跑腿，欠了你的不成？」

景珽勾著嘴角，冷笑了笑，沒有作聲。

三皇子將他的意思呈給聖上，也告訴了睿王。

睿王不得不再次面對寧春草，將上次說了一半的話給說完，「如今想要他出來，就得讓他娶周六小姐。」

寧春草瞪大眼睛，愣愣看著睿王。

「我知道，叫你受委屈了，妳救了我的命，如今還想方設法，甚是拉攏了姜閣主來，只為救他，他這嫡妻的位置，怎麼說也該是妳的，可妳也看到了……」剩下的話，睿王真是不好意思再次說出口，只覺他們一家都有些虧欠這看似單薄的小姑娘。

寧春草卻連連點頭，「原來您上次想跟我說的就是這些呀。」

睿王面上有些赫然，「是，我愧對妳，景珽也……」

「這有什麼好猶豫的？娶啊！」寧春草卻是連眼睛都沒眨就直接說道，語氣再理所當然不過，讓睿王的一番猶豫為難，心底的歉疚都變得十分可笑。

睿王詫異看向寧春草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娶呀，只是娶了周六小姐就能將他救出來的話，為什麼不娶呢？更何況，聖上不是早就賜婚給他們了嗎？現在不過是突然定下日子而已，有什麼好猶豫的？」

寧春草反問道。

睿王似乎沒想到她能說出這樣的話來，原以為她會又哭又鬧，自己定要好言相勸一番，什麼要深明大義、明事理等等的話，他準備了一籬筐，咬著牙也要說服寧春草，可他沒想到，那一肚子的話都還沒用上，人家就像看傻子一樣看著他，問他，為什麼不娶？有什麼好猶豫？

「妳……」睿王皺了皺眉，「妳並不喜歡景珽，是不是？」

寧春草聞言，忽然笑了，笑得眼睛裡有微光閃爍，她連忙垂頭，笑聲卻是不止。

「莫笑，妳告訴我，妳是不是不喜歡景珽？」睿王一臉嚴肅。

「王爺，如今擺在面前的，乃是睿王府遭人陷害，有奸臣要謀逆。您是不是忘了初衷了？」寧春草閃避他的問題，不答反問。

睿王清了清嗓子，「我自然沒忘，我難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？」

「那您還有什麼好問的呢？」寧春草說道，「救景珽出來，讓他繼承您的爵位，又娶了周六小姐，無疑是在明面上同燕王的勢力抗衡起來。聖上想來也是這般打算，這才會給了他這麼一個機會，倘若錯失這次的機會，之後想要再占據可以同燕王正面對抗的有利形勢，可就不容易了。」

睿王沒有想到，她一個小小的女子竟也將朝堂形勢看得這麼透徹，連聖上為何會這麼輕鬆的同意都料想到了……

他看向她的目光不禁變得有些複雜，若非事急從權，否則的話，她若能一直在景珽身邊扶持，自己也許會更放心的吧？

她一向最能哄著景珽，叫景珽聽她的話，景珽能從那一群狐朋狗友裡脫身出來，就是她的功勞，可如今，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同景珽擦身而過。

「景珽要見妳。」睿王緩緩說道。

寧春草點了點頭，「好，我會勸他同意，王爺放心。」

睿王歎了口氣，先前的猶豫、緊張，以及提前準備好的說辭，都好似一記重拳打到了棉花裡。

她就這麼一句話，將他所為難的事情都接了過去，她會勸他同意，叫自己放心。她分明是喜歡景珽的，讓她去勸自己喜歡的人去另娶旁人，是種什麼樣的心情？

「想哭就哭吧，不用在人人面前都裝堅強。」寧春草回到自己的房間，卻看到姜伯毅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進來，正盤腿坐在坐榻上。

寧春草搖了搖頭，「不想哭。」

「怎麼不想哭？心裡不苦嗎？」姜伯毅抬頭看著她慘白的小臉，問道。

寧春草歎氣，「苦，還酸，又苦又酸澀。」

姜伯毅哼了一聲，「真是好樣的。」

寧春草自嘲的笑了笑，「我也覺得自己好樣的，覺得自己真是高風亮節，為了大義，將自己喜歡的人拱手讓出。我很深明大義吧？」說完話，她湊上前去，捧著臉，眨巴著眼睛看著姜伯毅。

姜伯毅別過臉去，冷哼一聲，並不看她，「在我看來，不過是蠢而已。」

「那換做是你，你會怎麼做？」寧春草問道。

姜伯毅回頭，認真地看了她一眼，「妳真的想聽？」

寧春草捧著下巴，連連點頭。

「我會劫獄，祕密殺了燕王，皇帝若是不明事理，就行刺皇帝，和自己喜歡的人遠走高飛。」姜伯毅認真說道。

寧春草聞言，立時噴笑出來，「然後扔下一堆爛攤子？」

「那關我什麼事？我活得自在就行了。」姜伯毅說道。

寧春草連連搖頭，「你逗我，你不會的。你若如此，就不會是凌煙閣的閣主。如今的形勢，你為什麼沒有遠走高飛？為什麼沒有扔下這一切不管，說上一句，關你何事？」

姜伯毅抿唇看著她。

寧春草垂眸，緩緩說道：「因為你不放心將苦心經營這麼多年的凌煙閣就這樣交到姜維手上，你不忍看著曾經追隨你的人被姜維肆意操縱。你放不下自己的責任，放不下自己的使命。」

姜伯毅胸膛裡，心跳得很快，迎著她的目光，他心中有幾許被理解被體諒的暢快。

寧春草抬頭看他，「我們都有自己的目標和夙願，不達，不休。」

「那妳的夙願是什麼？」姜伯毅忽而問道。

寧春草表情怔了一怔，隔了半晌，她才緩緩答道：「說不清楚，我似乎有很明確的目標，又似乎沒有，但不管是怎樣，我順從著我的心意去活就是了。做我心中覺得當做之事，就不枉此生了。」

姜伯毅皺著眉頭，似乎認同，又似乎不能認同她這話。

半晌後，寧春草笑了笑，「適才急著回來，生怕自己真的會在睿王爺面前哭出來，倒是忘了問，睿王爺打算用什麼方法讓我去見景珩？」

睿王其實也在為此事發愁。

寧春草不能無緣無故的冒出來，否則倒叫聖上懷疑三皇子所說所行，都是有目的的，可她不出來，又該如何去牢中見景珩？

不過很顯然的，聖上也沒將此事留給他們操心。

聖上召見了姜維，叫他利用凌煙閣放出消息，說林婕妤在宮中忽患急病，將要不好，臨終只想見見她最牽掛、最放心不下之人。

聖上已經恩准，若那人肯來見她，便准允那人入宮。

凌煙閣消息最是靈通，這放出消息的管道自然也是甚為廣泛。

寧春草躲在暗處，女巫隨時都準備抓住她，若是沒有什麼條件，她自己忽然跳出來，自然引人懷疑，但是有了林婕妤這檔子事，她再跳出來，就順理成章了。

凌煙閣將消息放出來的當天，姜伯毅就聽聞了，睿王和寧春草也在同一天得知。

「妳知道，妳這麼一出去，就是危險重重。」姜伯毅看著她說道。

寧春草點了點頭，臉上卻是帶著微笑，「有你們，我不怕。」

姜伯毅皺眉，睿王也輕歎一聲。

「我該如何進宮？」寧春草打破他們的沉默，語氣輕鬆的問道。

「動靜越大越好，這樣女巫就不敢先下手，將妳擄走。姜維也不敢將妳藏匿起來。」

姜伯毅說道。

寧春草點了點頭，「燕王會不會從中破壞？」

「聖上如今對他雖好，卻也緊盯著他，他不敢輕舉妄動。」睿王說道。

聞言，寧春草點點頭。

一番商定以後，她心懷忐忑，也伴著對蘇姨娘的擔憂掛懷，對景玗的期待，悄悄離開有重兵把守的睿王府，不動聲色的來到宮門外。

東朝門在清晨時光，最是忙碌，官員們這時候都騎馬、坐轎、乘車的來往東朝門，奔赴自己坐班崗位，下了早朝的朝臣，也在這時候出宮。

人來人往，寧春草一個小女子站這，就格外的扎眼了。

有宮人竊竊私語，見她只是安靜站著，不喧鬧，也不闖宮門，只在外頭安靜站著，宮門處的守衛盯了她一陣子，見她也不像是哪位大人的家僕，便走上前來，詢問她道：「妳是哪家的丫鬟？在這等候妳家主子嗎？」

寧春草連連搖頭，「不是的，大人，我想進宮。」

那守衛一聽，噗哧一聲，笑了，「這是大人們上朝下朝的地方，可不是妳能進去的。」

「聖上已經准我進宮了。」寧春草說道。

那守衛皺眉，仔細打量她，心道，這不會是個傻子吧？可看她面容精緻、衣著得體，也不像是傻的。

「凌煙閣放出消息，說聖上准予林婕妤最是牽掛的人入宮拜見。我，我就是林婕妤最牽掛的人，大人若是不信，可稟於聖上知道。」寧春草最後一句話，說得格外大聲。

此時來往的官員不少，聽聞「聖上」二字，紛紛望過來。

寧春草見狀，更大聲地道：「聖上曾經三次召我入宮伴駕，你若不信，大可去問，看我有沒有虛言？」

她話音方落，周遭便響起竊竊的議論之聲。

寧春草當初被聖上召進宮中時，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恩寵，不少大人為驚異，也都留意了這件事，此時她這麼大聲的說出來，提醒了不少人想起這一件事來。

「是有個小娘子被聖上召進宮，聽說是睿王世子的小妾……」

「如今哪還有睿王！」

「是是，是那謀逆罪臣……她怎麼敢來宮中？」

守衛聽得議論之聲，猜測這事不小，不敢耽擱，連忙向上稟報。

層層通報，直達天聽，聖上很快就聽聞寧春草來了。

有宮人從南宮門出來，接了寧春草，又從南宮門入得宮中。

「姑娘以前不是沒有進過宮，今日怎麼會跑到東朝門去？那裡都是朝臣進出的地方，女子不可入的。」宮人笑著問道。

寧春草垂著頭，低聲回道：「我如今是待罪之身，貿然出現，不知有多少人惦記著我的性命，若是不聲不響的出現，只怕還未能給聖上磕頭請安，命就不在自己手裡了。」

那宮人聞言，掩口輕笑，「姑娘真會說玩笑話，死牢姑娘都能安生出的出來，還有什麼可怕的？」

寧春草抬頭看那宮人一眼，心頭有些忐忑，「能出死牢，乃是僥倖。」

聞言，宮人勾了勾嘴角，聖上等著她的大殿就在眼前，宮人抿嘴不再說話。

經過了這麼多是非非，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許多事，寧春草再見到聖上時，先前對聖上那種如父親一般的親切感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
她終於相信蘇姨娘說的話，蘇姨娘說，她不是聖上的女兒。

這是真的，以前那種親切感，不過是她的一廂情願罷了。人的一廂情願，總會騙自己，去相信不切實際的事情。

「罪女叩見聖上，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寧春草行叩拜大禮。

聖上垂眸看著她，目光之中的神色也有些複雜。

過了好半晌，聖上未開口，她也未起身，殿中安靜的不像話。

「罪女？」聖上終於開了尊口。

寧春草連忙點頭，「是。」

「妳失手殺了嫡姊的事情，朕已經知道了。」聖上點了點頭，「那些事已經過去了，既是失手，朕也就既往不咎，否則也不會聽聞妳不在死牢之中，還任由妳逍遙自在。」

寧春草連忙叩首，「謝聖上恩典。」

「究竟是睿王撈妳出去，還是姜伯毅救了妳，朕也都不追究了。」聖上緩緩說道。寧春草心中無奈歎氣，聖上總覺得一切都盡在自己掌控之中，他若是知道，救她出去的其實是燕王一派，不知會有何表情？

「如今朕肯見妳，就是要給妳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。」聖上眯眼說道。

寧春草叩頭，「謝聖上，請聖上明示。」

「妳是個聰明的姑娘，朕一向都很看好妳。如今有這麼一個機會擺在妳面前，朕不希望妳和那傻小子一般一根筋。」聖上說道，「朕要妳去勸景珏，叫他娶周家的小姐，妳肯去嗎？」

寧春草雖然已經在心中應聲點頭，臉上卻故意露出掙扎痛苦的神色，「聖上，這是何意……」

「妳不明白？」聖上笑道。

寧春草連忙搖頭，「罪女愚鈍。」

「朕的親弟背叛了朕，可朕心中卻還顧念著他唯一的兒子。這是他唯一的後人了，朕也不希望他就這麼枉死在獄中，倘若他能夠改邪歸正，安安分分的做個王公大臣，朕豈會容不下他？」聖上緩緩說道，「周家小姐是朕為他精心選出來的嫡妻人選，最是合宜。只盼他不要辜負了朕的一片心意，一番厚愛，可他卻總不能明白！朕這心裡啊……」說著，他歎了口氣，定定看著寧春草。

寧春草垂頭，她忽然很想笑，想笑聖上。坐在那高高的位置上，卻防備著身邊的所有人，不累嗎？

以前相信睿王，卻因為燕王進獻了紫還丹就懷疑睿王。如今倚重燕王，卻又害怕燕王會成為下一個睿王，因而故意放出景珏，給他爵位，給他強勢的外戚，來制衡燕王。如此謀算，將人的感情、婚事皆利用進去，真是費心勞神啊。

「罪女明白了……」寧春草覺得感情醞釀得差不多了，便緩緩叩首說道。

聖上露出滿意笑容，「妳若能勸他回心轉意，朕便赦免妳的罪，叫妳也能自在活著，只是……妳同景珏也再無可能了，妳可願意？」

寧春草在聖上的目光之下，握緊了拳頭，好似內心在做著強烈的掙扎，半晌後才道：「願意！」

「好！」聖上笑道。

「那……林婕妤？」寧春草忐忑問道。

聖上笑容漸漸轉冷，「林婕妤同妳，有什麼關係？」

寧春草張口結舌，「這……」

「罷了。」聖上搖搖頭，「妳若是勸的好，朕便讓妳見她！」

寧春草點頭應下。

CRESCENT FAMILY